

四書約說

上卷

1-3

西書約說

蘭陵潘契方先生鑒定

貢昌陽為漢倬雲

弟為注銀南

為濯國靈全校正

梁惠王章句上

當此時道自重未見諸侯適梁惠王乃行道之機於是孟子與齊

惠王

自鄒至梁亦

然哉
國使

之國
其國

從元理人欲
利之

仁義而已矣
意者節結下
二節實應王
何必曰利節

孟子對曰王有志

亦有之德愛仁

人使萬物各得其

仁義可言外此別無

彼心者苟曰何以利吾國

心口相商曰何以利吾國

風一倡人曰何以利吾國

可以為家之利士庶人

者而不為子大夫士庶人

乎而可以為身之利者

之大夫士庶人大夫利

曰利臣所學執仁

必矣蓋仁義者天

不言欲言公不

利又自有其害王

利者皆在下而可

曰何以利吾家

曰何以利吾身

利而不為乎是則王以利

利而離心離德下

以利征之上下交利

於弑其君者必在千乘之家力被所利千乘之國而

於弑其君者必在百乘之家王之制天子王畿千里

出車萬乘公鄉采地百萬乘公取其千焉諸侯之國

里出車千乘是天子千乘大夫采邑十里大夫取其百焉臣之分而取其

出車百乘是諸侯宜乎其苟為後其循義而先其越

矣多不為不多矣利期盡奪不奪不廢利吾國之所是言利也以釀害利

亦利之有臣故曰王而必曰利也遺其親人之後其君不待

言危而弑尊起則人之遺其親仁義則未有此入君誠

無利之心而躬行仁使大夫士庶皆化而為仁

將見仁主於愛德於愛親而有一毫之不至已

不足為仁而况遺其親故利而遺其親者有矣

而一遺其親早已誠無求利之心而躬行乎

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大夫士庶皆化而為義將

章句○此章
見人主當公
其樂於民
鍵全在偕樂
獨樂上

見義主於敬敬莫先於敬君敬言一毫之不至已不
足為義而况後其君蓋不後其君未足以盡義而一
後其君早已為不義故
利而後其君者有矣
至正固在所當行
仁義又自有其利如
利之害如彼仁義之效如此則天理王亦曰仁義
人欲之則關係治亂安危非細故也王亦曰仁義
其心之德愛之理盡
其心之制事之宜
可有謀利之理亦不可有見利之心不惟義外之
利本之無心即仁義中之利亦未嘗有意不理人
毫厘千里
可不慎哉

○孟子進在魏見梁惠王王親近尊禮孟子立於沼上

以顧鴻鴈麋鹿問曰賢者之亦樂此否我蓋疑

孟子對曰王勿謂賢者不樂此正惟賢者而後樂此可謂樂此將

尚有縱欲之憂苟謂樂此將為政豈賢者向有荒政
之慮在賢者憂勤之心初不樂而人惟願賢者之

常樂在賢者宵旰之身亦不樂而人轉懼賢不賢者之不樂其樂此也賢者而無不足也若

者無論雖有此不樂也蓋惟其為賢則樂亦無非賢者無此雖有此不樂也樂無非賢而何必不樂惟其

為不賢則樂亦無非不賢樂無非不賢而

何以見賢者而後樂詩靈云文經始靈臺經之以觀之文王而可觀矣詩靈云文經始靈臺經之以

其營之以正庶民攻之用力齊而不日成之當經地營之以正庶民攻之用力齊而不日成之當經

始之時文王心勿亟而庶民踴躍爭先如父事之恐煩民戒今勿亟而庶民踴躍爭先如父事

子來之也臺既成矣臺下有園王在靈囿見美哉麀鹿攸伏吾見美哉鹿攸伏吾見美哉

潔也園王在靈沼吾見美哉於物於沼而在藻依魚之中有沼王在靈沼吾見美哉於物於沼而在藻依魚

躍而自得也詩之所云文王之為臺為以民力為臺躍而自得也詩之所云文王之為臺為以民力為臺

為沼以民力為臺宜乎民之怨與沼俱深乃不惟不怨為沼以民力為臺宜乎民之怨與沼俱深乃不惟不怨

為沼以民力為臺宜乎民之怨與沼俱深乃不惟不怨為沼以民力為臺宜乎民之怨與沼俱深乃不惟不怨

民反歡欣樂之。極其懽欣悅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

曰靈沼。力不以爲民之所至且以爲神之樂其有之園中麋

鹿乃爾沼魚鼈。乃爾不愛民之力轉愛物古之人故

而能樂如此哉良以文王有臺沼民先有田宅文王

有麋鹿魚鳥民先有鷄犬桑麻後天下之樂而樂

與民偕樂故能享樂也。後樂此也。

何以見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湯誓曰時日害喪若予

觀之夏桀又可觀矣商書。湯誓曰時日害喪若予

及女偕亡。蓋緣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月

爲是言耳夫民所以願與之偕亡者皆以民一欲與

之偕亡。則獨樂而不與其民故也。不知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享樂哉。夫不能樂者不賢者有此不樂因獨

此不樂此不賢雖有此不樂也。也王亦勉爲賢者而已矣。

章旨○此章通以盡心作

主首節惠王

○梁惠王曰無心恤民者宜為民之所違有寡人之

自矜其盡心

於國也

未嘗不念民依未嘗不憂盡其心焉耳矣蓋

次節孟子言

地距河橫不足而縱有餘實自河北以踰河南皆魏

王之盡非所

境其河北則河內之地其河南則河東之地人約河

盡三節言當

內河東皆豐之年少凶之年亦少而此豐彼凶此

盡心於王道

凶彼豐之年多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而足食

之始四節言

於豐年者易足食於凶年河內凶而河東則移其民於

當盡心於王

者難寡人愛盡心於其間河內凶而河東則移其民於

道之成求節

河東者就食移其粟於河內凶而河東豐有然河

轉入一層言

王並未嘗盡東凶而河內豐其亦然也是非有成何可援亦非有

心而以罪歲

以博愛無私而良法屢行不傲若察視鄰國之政凶

承王何也以

此哉夫天災流行何國蔑有乃察視鄰國之政凶

無字總承上

豈無利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向使天果可回民果可

之言一句收

病莫恤無如寡人之用心者保則不用心者之民宜

拾通章

加少而盡心者之鄰國之民後然不加少寡人之民

猶是

不加多何也意者凶歲為缺雖有歸附不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為喻夫兵以鼓進以旗

然鼓之俱進兵刃既接勝敗以分其棄甲使戍兵敵

而走就羣走或有走百步而後止者或有走五十步

而後止者以五十步而笑百步者為則王以何如

王曰不可戰以克敵為功兵以敗直不百步耳其勇

以當鋒功不足以取勝奪氣失色與是亦走也其勇

百步者何異百步固走也五十步而笑遠哉孟子曰人特患不王如知此則不恤其民

即其明以通之曰明理耳王如知此則不恤其民者也能行小惠者走五十步者無望民之加多於

也而皆不能行王道養民鄰國也蓋王亦棄甲走也

王何以不免為棄甲走也王之道也王之道何如為治之初

以王道為尚王則大行王道也王之道何如為治之初

法制未備且因夫自然之類而為之樽節愛養如

不以軍旅違農時則春而東作秋而西成而穀之舊沒新不可勝

食也然天地自然有滂池吾但使數密罟網君與不得

入滂池則尺計者市而魚鼈之在藻依不可勝食也地天

自然有山林山林自然斧斤民俱以時而入山林

則仲冬斬陽木材木之春發夏不可勝用也夫穀與

仲夏斬陰木材木長其多自不可勝用將見斯民養生

魚鼈其不可勝食材木其不可勝用有穀與魚鼈以

為飲食材木以為宮室斯民喪死有是使民飲食宮

穀與魚鼈以為祭祀材木以為棺槨養生喪死兩無憾也

樽有所備而喪死得盡其情養生喪死無憾也

始基也王宜先盡心於其始

雖然植民生以得民心固為王道之始但法制未備

可以粗安而不可以長治也。何也？吾但教民山不墾，

雖林不伐，木猶未樹，所當樹則心猶未盡也。夫民非

體不帛，非桑不蠶，非五畝之宅，一畝牛在田，在田曰

曰里，而環宅樹楸之以桑，桑不樹之田，不妨五穀也。

墻下則教民樹楸之以桑，桑不樹之宅，以盡地利也。

由是有地則有桑，有桑五十不煖者，可以衣帛矣。但吾

則有蠶，有蠶則有帛，而五十不煖者，可以衣帛矣。但吾

教民綱目四寸，魚滿一尺，猶未畜所當畜，則心猶未

盡也。夫有天下所養畜，又有人所養畜，必也教民養畜

而畜之小者曰雞豚，雞豚狗彘之畜，有孕字之時，務

畜之大者曰狗彘，凡雞豚狗彘之畜，使祭祀不用牝

牲，庖厨不無失其時，大繁滋而碩七十，非肉者可以

殺胎天，無失其時，大繁滋而碩七十，非肉者可以

食肉矣。吾但教民三時耕作，一時公旬，猶未分百畝

之田，鄉遂用貢法，一夫百畝，而十夫有溝，都鄙用助

時固不可違者，既授田而六家同井，夫未授田而時為農

時為其時，尤不可奪也。勿奪其時，民得以深耕易

俯而數口之家，可以無饑餓之矣。民得其養，則教化

學以教民而黨有庠術有謹庠序之教凡異端曲學
序有庠序以敷教而並嚴顯背乎教者
勿使之得以亂惑於庠序之外私心偽學竊附乎教
者勿使之得以隱伏於庠序之中庠序中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無所不教而親長為五倫之大
愛敬乃百行之原孝梯尤重又為之條分縷析申詳
其所當然之實由流溯申重之以孝梯之義由是民
源由明其所以然之故申重之以孝梯之義明於善
而復其性人各親其親遂不獨親其親人各頌白者
長其長遂不獨長其長而髮色黑白相平之
皆有人代不親於其長而髮色黑白相平之
為之負戴不負背戴首於道路間矣
既衣帛食肉黎民壯亦不饑不寒養育敬老慈幼莫
不率教化如此則天下之大然而不能一統王者理
皆望風鄉德而莫不尊親矣然而不以至於王者
未之有也此則盡法制品節之詳極哉成輔相之道
心者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非尤王所當盡

哉
王道之宜盡心者如此乃王平日不惟莫狗彘得食
行王政而並多虐政蓋王好畜豚犬使

人之食而不知檢制其多取於民何如惟其多取於民

乃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倉廩以賑貸之是取民則

食人之食而不知檢平日既無以救人之死則塗

有餓莩而不知發臨時又無以救人之死則塗

死明明我也非則之曰非我故也也故也也是何異

於刀刺人而殺之顧曰非我殺也也兵殺也也夫殺人者

其兵者誰耶猶得諉之曰非我耶猶之曰非我耶王誠

歲而莫餘於歲者誰耶亦得諉之曰非我耶王誠

無歸罪於歲必自反而不檢者檢不發者發然後益

則鄰國之民斯天下之民皆至焉豈徒加多於

仰之若父母斯天下之民皆至焉鄰國而已哉

章旨○此章
總欲王痛草
虐政庖有節
是主前二節
是欲其知虐
政之害方能

也

章虐政獸相
食節又見虐
政不可不革
就理以曉論
之作偏節又
見虐政不得
不革就利害
以警動之無
非欲正章虐
政也

孟子對曰虐政除然後仁殺人或以挺刃與兵以刃

有以異乎王曰挺與刃雖不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曰殺人以挺與刃以刃與政均殺乎有以

異乎王曰同而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孟子曰王既知虐政之殺人於死無異于挺刃之慘則今庖

園有肥之脂肉廐牧有肥之壯馬此皆厚歛於民有饑

餒之色野有餓之羣此太庖有肥肉廐有肥馬王之獸如

此欲王之獸如此此無異宰禽獸而食人肉也是即

使王之人如此此於無異宰禽獸而食人肉也是即

人之取無異於挺刃者

也王可不惡更張乎

夫獸與相食猶且人憎其殘惡之况君者民之父母

今為民父母則當有不忍之心為民為民父母行政

父母行政則當有不忍之心為民為民父母行政

竟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夫獸食獸且惡獸食人顧亦惡父母斯民乃率獸食民以

子民之責而反惡在其為民之父母也。

昔仲尼有言曰從堯有為塗車芻靈者有始作俑者其

殆無後乎。夫作俑仲尼何以惡之若是哉蓋芻靈但

發而犬象人矣人為天地之貴明明為其象人而用

之故惡之而謂也雖然偏不過象人耳如之何其實

其宜無後使斯民飢餓而死。不徒賊乎象也其禍又當如之何

則不忍不革虐政也虐政觀作偏之禍凡不

敢不革虐政也○梁惠王曰自我文侯與趙侯締結晉國。按其地

於魏怨孟子鴻溝陳汝北有河外酸棗東有淮潁沂黃西有長城

之論在於救之界問天下與圖孰與晉計其計則武力二十餘萬

民所謂惟天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所從士萬問天下兵車孰

更可以伐與晉而又文侯武侯累代有英而樂羊吳起一

之地

時有各將問天下元首股肱天下莫強焉此人所共悉

善將兵而善將將又孰與晉天下莫強焉

嬰之所素知也使昔日強而今日愈強及傳寡人之

身東見敗於齊之孫子長子而被虜死焉西之商鞅於秦

大辱於楚寡人實恥之辱在先人矣願比之死者

一洒之辱之餘難以復振不知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有為也苟有志自強雖以地而論方廣百

里而可以王言哉夫方百里而可以王况以堂堂千

里之梁平所謂百里可王者王果如施仁政於民念民依於國

亦惟行仁政而已國依於民而

發政施仁焉仁政維何如刑身省刑罰有以緩刑

罰財不可不刑當其罪也則

省災青肆赦有以無刑爲省。於以恤民命。薄稅歛。而不傷稅末。歛農。不可不惟。正是供也。則薄稅歛。而十取一。不加征於額外。用一緩二。且量征於額中。於以厚民生。而不困夫省。則不至以刑罰殘民。薄則不至以稅歛累民。深於耕夏易於耨。耕耨壯者。卽以此故民。以春行脩其孝悌忠信。以誠修之。修之如何。暇日。講明體行。脩其孝悌忠信。以誠修之。修之如何。入以忠信。事其父兄。而脩之。出以忠信。事其長上。而修之。於國無事時。既可以使弟忠信之壯者。制其事。其長上。一旦有事。日可以。使弟忠信之壯者。制挺。杖以鞭撻。西秦南楚之堅甲利兵。衆且強矣。政不有可勝。之形戰。我謂制挺可撻者。非特我能。彼敵國嚴刑。奪其民時。勝彼。彼固有可乘之。豈可。彼重歛。以奉養其父母。而不能省薄。使民不得春。初夏耨。農盡力以奉養其父母。而不仁。使民不得春。初夏耨。農盡力以奉養其父母。致父母凍餓。而衣食無。兄弟妻子離散。而室家難保。使父母凍餓。而衣食無。兄弟妻子離散。而室家難保。